



## 交钱买平板, 进入最“智慧”的班

2022年7月, 云南普洱市一位家长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 当地一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划分“智慧班”和“传统班”, 想要进入“智慧班”的学生需要花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经当地政府核查, 从2020年开始, 学校一直在推行这套分班制度。

“平板分班”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过去几年, 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多所学校都因此被国务院督查组点名批评过。2020年至今, 督查组连续三年强调, 严禁以分班为名强制学生购买平板。

但即使有严厉的要求, 根据今年9月教育部网站的通告, 近期依然有学校打着“自愿”的幌子, 设立“智慧班”“未来班”, 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通告中提到, 有的学校甚至为相关企业“搭台唱戏”推介学习软件。在官方文件里, 学校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影响教育公平, 社会影响恶劣。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 重庆的一位家长对“平板分班”有很多怨言, 但她还是花6800元给孩子报了名, 因为学校承诺, 平板班会配置更好的教师资源。让她更加不满的是, 在之后的三年里, 平板电脑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

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 都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平板电脑, 最后往往只体现了看课件、交作业这些简单的功能。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 对硬件和观念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是很多学校并不具备的。“平板分班”的热潮之下, 学校该以何种方式引进这种电子设备, 又该如何发挥它在教育中的意义, 这是一个仍待思考和修正的问题。

### 进入平板班

想进入平板班, 钱是很重要的门槛。四川绵阳的徐文在一

分班时执意要去平板班, 收费三千元, 父母尽管不愿意, 还是支持了她的决定。

她就读的这所学校“曾经是重点高中, 现在没落了”。分班时, 老师介绍, 平板班的教育水平、环境氛围相比普通班会更好, 有了平板, 老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更好地掌握学生情况, 因材施教。徐文被这一点打动了。

购买平板之后她才知道, 每学期要另交软件使用费, 三年总计七千元。徐文有种“被忽悠”的感觉, 而且平板班的数量没有设限, 全年级31个班, 最后有了12个平板班。

浙江一所公立初中只设置了两个平板班, 师资力量和全校成绩最好的两个“创新班”相当。想进“创新班”, 需要考到年级前90名。而进入平板班, 只需要花五千多元购买平板电脑, 每学期再交几百元的软件使用费, 即便成绩垫底, 也可以拥有和年级前90名同样的师资。

当平板分班关系到教育资源, 学生和家长很难有更多选择。在广西梧州读高中的赵盼, 到现在还很后悔, 2020年入学时, 因为家里条件困难, 负担不起6000元费用, 没有报名平板班。她后来才知道, 平板是进入重点班的前提。买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绩排名, 有机会被分到重点班, 以她的成绩如果买了平板, 刚好可以进入。

另外一些学校虽然没有以平板为依据分班, 却要求所有学生统一购买。2022年秋季入学报到时, 广东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 学校要搭建“智慧教育平台”。配套的学习工具需要学生自费购买, 包括880元的平板电脑、600元的智能数码笔以及5500元的软件服务费, 总计6980元。学校的建议是, “全体购买”。

有家长提出, 收费太贵, 想要分期付款, 或者以“出租”的形式使用, 学生毕业时再把平板返还。但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 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种选

择: 若超过90%家长不同意购买, 就不用平板。但依然要先交钱, 统计后再退费。

“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 肯定会先付款的”, 这位高中生觉得, 90%的限定没有意义。名义上是家长们自愿签字购买, 但实际还是“半强制的”。

在采访中, 很多家长都对自费购买平板设备有意见, 但他们更怕“耽误孩子”。张亮是一名初中的家长, 他在矿上工作, 爱人专职带孩子, 家里欠着20多万外债。但他还是借了5000元网贷给孩子买了平板, 他说得很直白, “如果其他孩子都买, 自己孩子没有, 怕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平板设备大范围出现在教育系统, 始自2016年左右, 随着《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出台, 全国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开始。2019年,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 要建设智能化校园, 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但教育部也对类似电子设备的收费有明确规定。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指出, 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另一份《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件也提出, 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 学校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从2020年开始, 多所学校因为借“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的名义, 推荐家长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 遭到了国务院督查组的严厉通告批评。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 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 但一位老师解释, 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 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 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 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 小学语文老师

彭雪娇说, 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 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 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 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 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 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 疫情来了, 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 张亮发现, 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 不能与老师互动, 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 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 内存只有16G, “非常非常卡”, 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 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 维修600元, 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 “这都是该扔的平板, 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 但“太难用了, 没人用”。她说, 系统里有课堂实录, 但内容不完整, 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 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 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 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 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 市值300元的平板, 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 要一次交纳6800元; 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 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 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 李梅一直不明白, 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保护视力, 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 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 老师说, 包括上课内容、师生互动、课后作业, 都会在平板上完成。但是, 三年过去, 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 但家长们为了方便, 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app完成。李梅觉得, 数码科技发展迅速, 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 “三年前的配置, 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 我们发现, 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 但受自身条件所限, 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 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WiFi, 六个班级, 300多人同时用平板时, 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 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 想以此扩大知名度, 作为特色招生。但对企业来说, 一项对公业务, 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 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 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 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 “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 不仅仅是教育局, 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 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 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 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 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 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 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 学生缴费报名。